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讎仇趙妾赴冥曹

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的女人，送營審問，眾女人跪地哀求。林之孝同賈芸道：「你們求也無益。老爺派我們看家，沒事是造化；如今有了事，上下都耽不是，誰救得你？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，連太太起，裡裡外外的都不乾淨。」鳳姐喘吁吁的說道：「這都是命裡所招，和他們說什麼？帶了他們去就是了。那丟的東西，你告訴營裡去說：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，問老爺們纔知道。等我們報了去，請了老爺們回來，自然開了失單送來。文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報。」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。惜春一句話也沒有，只是哭道：「這些事，我從來沒有聽見過，為什麼偏偏碰在偈們兩個人身上！明兒老爺太太回來，叫我怎麼見人？說把家裡交給你，如今鬧到這個分兒，還想活著麼？」鳳姐道：「偈們願意嗎？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裡。」惜春道：「你還能說，況且你又病著；我是沒有說的。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了！他攬撥著太太派我看家的。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呢！」說著，又痛哭起來。鳳姐道：「姑娘，你快別這麼想。若說沒臉，大家一樣的。你若是這個糊塗想頭，我更攔不住了。」

二人正說著，只聽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：「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！我們甄府裡從來是一概不許上門的。不想這府裡倒不講究這個！昨兒老太太的殯纔出去，那個什麼庵裡的尼姑死要到偈們這裡來。我吆喝著不准他進來，腰門上的老婆子們倒罵我，死央及著叫那姑子進來。那腰門子一會兒開著，一會兒關著，不知做什麼。我不放心，沒敢睡，聽到四更，這裡就嚷起來。我來叫門倒不開了。我聽見聲兒緊了，打開了門，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著，我便趕上打死了。我今兒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，那個姑子就在裡頭。今兒天沒亮溜出去了，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？」

平兒等聽著，都說：「這是誰這麼沒規矩？姑娘奶奶都在這裡，敢在外頭這麼混嚷？」鳳姐道：「你聽他說甄府裡，別就是甄家薦來的那個厭物罷？」惜春聽得明白，更加心裡受不的。鳳姐接著問惜春道：「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？你們那裡弄了個姑子住下了？」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，留著下棋守夜的話說了。鳳姐道：「是他麼？他怎麼肯這樣？是再沒有的話。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，老爺知道了，也不好。」

惜春愈想愈怕，站起來要走。鳳姐雖說坐不住，又怕惜春害怕，弄出事來，只得叫他先別走：「且看著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，再派了人看著，偈們好走。」平兒道：「偈們不敢收，等衙門裡來了，踏看了纔好收呢。偈們只好看著。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叫老婆子問去。」一回進來說：「林之孝是走不開，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，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，已經芸二爺去了。」鳳姐點頭，同惜春坐著發愁。

且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，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，見人追趕，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，要往西邊屋內偷去，在窗外看見裡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：一個姑娘，一個姑子。那些賊那顧性命，頓起不良，就要踹進來，因見包勇來趕，纔獲賊而逃，不見了何三。大家且躲入窩家。到第二天打聽動靜，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，已經報了文武衙門，這裡是躲不住的，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，若遲了，通緝文書一行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。

內中一個人膽子極大，便說：「偈們走是走，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。長的實在好看！不知是那個庵裡的雛兒呢？」一個人道：「呵呀！我想起來了！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麼龍翠庵裡的姑子。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，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，請大夫吃藥的？就是他！」那一個人聽了，說：「偈們今日躲一天，叫偈們大哥拿錢置辦些買賣行頭。明兒亮鐘時候，陸續出關。你們在關外二里坡等我。」眾賊議定，分賊俵散。不提。

且說賈政等送殯，到了寺內，安厝畢，親友散去。賈政在外廂房伴靈，邢王二夫人等在內，一宿無非哭泣。到了第二日，重新上祭。正擺飯時，只見賈芸進來，在老太太靈前磕了個頭，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，跪下請了安，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，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，包勇趕賊，打死了一個，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。賈政聽了發怔。邢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，都嚇得魂不附體，並無一言，只有啼哭。賈政過了一會子，問：「失單怎樣開的？」賈芸回道：「家裡的人都不知道，還沒有開單。」賈政道：「還好。偈們動過家的，若開出好的來，反駁罪名。——快叫噠兒。」

那時賈噠領了寶玉等別處上祭未回，賈政叫人趕了回來。賈噠聽了，急得直跳，一見芸兒，也不顧賈政在那裡，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，說：「不配抬舉的東西！我將這樣重任託你，押著人上夜巡更，你是死人麼？虧你還有臉來告訴！」說著，望賈芸臉上啞了幾口。賈芸垂手站著，不敢回一言。賈政道：「你罵他也無益了。」賈噠然後跪下，說：「這便怎麼樣？」賈政道：「也沒法兒，只有報官緝賊。但只是一件，老太太遺下的東西，偈們都沒動。你說要銀子，我想老太太死得幾天，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？原打量完了事，算了賬，還人家，再有的，在這裡和南邊置墳產的，所有東西也沒見數兒。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，若將幾件好的東西開上，恐有礙；若說金銀若干，衣飾若干，又沒有實在數目，謊開使不得。——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，為什麼這樣料理不開？你跪在這裡是怎麼樣呢？」

賈噠也不敢答言，只得站起來就走。賈政又叫道：「你那裡去？」賈噠又回來，道：「姪兒趕回家去料理清楚。」賈政哼了一聲，賈噠把頭低下。賈政道：「你進去回了你母親，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，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。」

賈噠心裡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，他死了問誰？就問珍珠，他們那裡記得清楚？只不敢駁回，連連答應了。回身走到裡頭，邢王二夫人又埋怨了一頓，叫賈噠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：「明兒怎麼見我們？」賈噠也只得答應了出來，一面命人套車，預備琥珀等進城，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的回去。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，斜簽著身子慢慢的溜出來，騎上了馬，來趕賈噠。一路無話。

到了家中，林之孝請了安，一直跟了進來。賈噠到了老太太上屋裡，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裡，心裡又恨，又說不出來，便問林之孝道：「衙門裡瞧了沒有？」林之孝自知有罪，便跪下回道：「文武衙門都瞧了，來蹤去跡也看了，屍也驗了。」賈噠吃驚道：「又驗什麼屍？」

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噠。賈噠道：「叫芸兒！」賈芸進來，也跪著聽話。賈噠道：「你見老爺時，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賊被包勇打死的話？」賈芸說道：「上夜的人說像他的，恐怕不真，所以沒有回。」賈噠道：「好糊塗東西！你若告訴了，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，可不就知道了？」林之孝回道：「如今衙門裡把尸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。」賈噠道：「這又是個糊塗東西！誰家的人做了賊，被人打死，要償命麼？」林之孝回道：「這不用人家認，奴才就認得是他。」賈噠聽了想道：「是啊！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？」林之孝回說：「他和鮑二打架來著，爺還見過的呢。」

賈噠聽了更生氣，便要打上夜的人。林之孝哀告道：「請二爺息怒。那些上夜的人，派了他們，敢偷懶嗎？只是爺府上的規矩：三門裡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，就是奴才們，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。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，見三門關的嚴嚴的，外頭的門一層沒有開，那賊是從後來道子來的。」賈噠道：「裡頭上夜的女人呢？」林之孝將上夜的人，說奉奶奶的命，細著等爺審問的話回了。賈噠問：「包勇呢？」林之孝說：「又往園裡去了。」賈噠便說：「去叫他。」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，說：「還虧你在這裡；若沒有你，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。」包勇也不言語。

惜春恐他說出那話，心下著急。鳳姐也不敢言語。只見外頭說：「琥珀姐姐們回來了。」大家見了，不免又哭一場。賈噠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，只有些衣服、尺頭、錢箱未動，餘者都沒有了。賈噠心裡更加著急：想著外頭的棚扛銀，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，明兒拿什麼還呢？便呆想了一會。只見琥珀等進去，哭了一番，見箱櫃關著，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，便胡亂猜想，虛擬了一張失單，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。賈噠復又派人上夜。鳳姐惜春各自回房。賈噠不敢在家安歇，也不及埋怨鳳姐，竟自騎馬趕出城外去

了。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，又打發豐兒過去安慰。

天已二更。不言這裡賊去關門，眾人更加小心，不敢睡覺。且說夥賊一心想著妙玉，知是孤庵女眾，不難欺負。到了三更夜靜，便拿了短兵器，帶些悶香，跳上高牆。遠遠瞧見櫳翠庵內燈光猶亮，便潛身溜下，藏在房頭僻處。等到四更，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燈。

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，歇了一會，便嚶聲歎氣的說道：「我自元墓到京，原想傳個名的，為這裡請來，不能又棲他處。昨兒好心去瞧四姑娘，反受了這蠢人的氣，夜裡又受了大驚。」今日回來，那蒲團再坐不穩，只覺肉跳心驚。因素常一個打坐的，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。豈知到了五更，寒顫起來。正要叫人，只聽見窗外一響，想起昨晚的事，更加害怕，不免叫人。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。自己坐著，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顛門，便手足麻木，不能動彈，心裡也說不出話來，心中更自著急。只見一個人拿著明晃晃的刀進來。此時妙玉心中卻是明白，只能動，想是要殺自己，索性橫了心，倒不怕他。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，騰出手來，將妙玉輕輕的抱起，輕薄了一會子，便拖起背在身上。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癡。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，被這強盜的悶香薰住，由著他掇弄了去了。

卻說這賊背了妙玉，來到園後牆邊，搭了軟梯，爬上牆跳出去了，外邊早有夥賊弄了車輛在園外等著。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，反打起官銜燈籠，叫開柵欄，急急行到城門，正是開門之時。門官只是有公幹出城的，也不及查詰。趕出城去，那夥賊加鞭，趕到二里坡，和眾強徒打了照面，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。

不知妙玉被劫，或是甘受污辱，還是不屈而死，不知下落，也難妄擬。只言櫳翠庵一個跟妙玉的女尼，他本住在靜室後面，睡到五更，聽見前面有人聲響，只道妙玉打坐不安。後來聽見有男人腳步，門窗響動，欲要起來瞧看，只是身子發軟，懶怠開口。又不聽見妙玉言語，只睜著兩眼聽著。到了天亮，纔覺得心裡清楚，披衣起來，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，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。豈知妙玉的蹤跡全無，門窗大開。心裡詫異，昨晚響動，甚是疑心，說：「這樣早，他到那裡去了？」走出院門一看，有一個軟梯靠牆立著，地下還有一把刀鞘，一條搭膊，便道：「不好了，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！」急叫人起來查看，庵門仍是緊閉。那些婆子侍女們都說：「昨夜煤氣薰著了，今早都起不起來，這麼早，叫我們做什麼？」那女尼道：「師父不知那裡去了！」眾人道：「在觀音堂打坐呢。」女尼道：「你們還做夢呢！你來瞧瞧！」

眾人不知，也都著忙，開了庵門，滿園裡都找到了，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。眾人來叩腰門，又被包勇罵了一頓。眾人說道：「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，所以來找。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，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。」包勇道：「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，已經偷到手了，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！」眾人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說這些話的，防著下割舌地獄！」包勇生氣道：「胡說！你們再鬧，我就要打了！」眾人陪笑央告道：「求爺叫開門，我們瞧瞧，若沒有，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。」包勇道：「你不信，你去找，若沒有，回來問你們！」包勇說著，叫開腰門。眾人且找到惜春那裡。

惜春正是愁悶，估著「妙玉清早去後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，只怕又得罪了他，以後總不肯來，我的知己是沒有了。況我現在實難見人，父母早死，嫂子嫌我。頭裡有老太太，到底還疼我些；如今也死了，留下我孤苦伶仃，如何了局？」想到迎春姐姐折磨死了，史姐姐守著病人，三姐姐遠去；這都是命裡所招，不能自由。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，無拘無束。「我若能學他，就造化不小了！但我是世家之女，怎能遂意？這回看家，大耽不是，還有何顏？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，將來的後事，更未曉如何？」想到其間，便要把自己的青絲鉸去，要想出家。彩屏等聽見，急忙來勸，豈知已將一半頭髮鉸去了。彩屏愈加著忙，說道：「一事不了，又出一事，這可怎麼好呢！」

正在吵鬧，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。彩屏問起來由，先嚇了一跳，說：「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。」裡面惜春聽見，急忙問道：「那裡去了？」道婆將昨夜聽見的響動，被煤氣薰著，今早不見妙玉，庵內有軟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。惜春驚疑不定，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，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，昨晚搶去了，也未可知。但是他素來孤潔的很，豈肯惜命？便問道：「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？」婆子道：「怎麼沒聽見？只是我們都是睜著眼，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必是那賊燒了悶香。妙姑一人，想也被賊悶住，不能言語。況且賊人必多，拿刀執杖威逼著，他還敢聲喊麼？」

正說著，包勇又在腰門那裡嚷說：「裡頭快把這些混賬道婆子趕出來罷！快關上腰門！」彩屏聽見，恐耽不是，只得催婆子出去，叫人關了腰門。惜春於是更加苦楚。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，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。大家商議：「不必聲張。就是妙玉被搶，也當作不知，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。」惜春心裡從此死定一個出家的念頭。暫且不提。

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，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，開了失單報去的話，回了賈政。賈政道：「怎樣開的？」賈璉便將琥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，並說：「上頭元妃賜的東西，已經注明；還有那人家不大的東西，不便開上，等姪兒脫了孝，出去託人細細的緝訪，少不得弄出來的。」賈政聽了合意，就點頭不言。

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，商量著：「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，不然，都是亂麻似的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可不是？我們在這裡也是驚心吊膽。」賈璉道：「這是我們不敢說的。還是太太的主意，二老爺是依的。」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。

過了一夜，賈政也不放心，打發寶玉進來說：「請太太們今日回家，過兩三日再來。家人們已經派定了，裡頭請太太們派人罷。」邢夫人派了鸚鵡等一千人伴靈，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，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。一時忙亂套車備馬。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，眾人又哭了一場。都起來正要走時，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。周姨娘打量他還哭，便去拉他。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，眼睛直豎，把舌頭吐出，反把家人嚇了一跳。賈環過來亂嚷。趙姨娘醒來說道：「我是不回去的！跟著老太太回南去！」眾人道：「老太太那用你跟呢？」趙姨娘道：「我跟了老太太一輩子，大老爺還依，弄神弄鬼的算計我！我想仗著馬道婆出我的氣，銀子白花了好些，也沒有弄死一個，如今我回去了，又不知誰來算計我！」

眾人先只說鴛鴦附著他，後頭聽說馬道婆的事，又不像了。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，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死是自己願意，與趙姨娘什麼相干？放了他罷。」見邢夫人在這裡，也不敢說別的。趙姨娘道：「我不是鴛鴦。我是閻王老爺差人拿我去的，要問我為什麼和馬道婆用魔法的案。說著，心裡又叫：「好壞二奶奶！你在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！我有一千日的不好，還有一天的好呢。好二奶奶！親二奶奶！並不是我要害你，我一時糊塗，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。」正鬧著，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。婆子們去回說：「趙姨娘中了邪了，三爺看著呢。」賈政道：「沒有的事！我們先走了。」於是爺們等先回。

這裡趙姨娘還是混說，一時救不過來。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，便說：「多派幾個人在這裡瞧著他，俚們先走。到了城裡，打發大夫出來瞧罷。」王夫人本嫌他，也打撒手兒。寶釵本是仁厚的人，雖想著他害寶玉的事，心裡究竟過不去，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。那周姨娘也是個好人，便應承了。李執說道：「我也在這裡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可以不必。」

於是大家都要起身。賈環著急說：「我也在這裡嗎？」王夫人啐道：「糊塗東西！你媽媽的死活都不知，你還要走嗎？」賈環就不敢言語了。寶玉道：「好兄弟！你是走不得的！我進了城，打發人來瞧你。」說畢，都上車回家。寺裡只有趙姨娘、賈環、鸚鵡哥等人。

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，到了上房，哭了一場。林之孝帶了家下眾人請了安，跪著。賈政喝道：「去罷！明日問你！」

鳳姐那日發暈了幾次，竟不能出接；只有惜春見了，覺得滿面羞慚。邢夫人也不理他，王夫人仍是照常，李執、寶釵拉著手說了幾句話。獨有尤氏說道：「姑娘，你操心了，倒照應了好幾天！」惜春一言不答，只紫漲了臉。寶釵將尤氏一拉，使了個眼色，尤氏等各歸房去了。

賈政略略的看了一看，歎了口氣，並不言語。到書房席地坐下，叫了賈璉、賈蓉、賈芸吩咐了幾句話。寶玉要在書房內陪賈政。賈政道：「不必。」蘭兒仍跟他母親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著，——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——並將周瑞供了出來，又說：「衙門拿住了鮑二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，現在夾訊，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。」賈政聽了，大怒道：「家奴負恩，引賊偷竊家主，真是反了！」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，送到衙門審問。林之孝只管跪著，不敢起來。賈政道：「你還跪著做什麼？」林之孝道：「奴才該死，求老爺開恩。」正說著，賴大等一干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，呈上喪事賬簿。賈政道：「交給理二爺算明了來回。」吆喝著林之孝起來出去了。

賈璉一腿跪著，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。賈政把眼一瞪道：「胡說！老太太的事，銀兩被賊偷去，難道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麼？」賈璉紅了臉，不敢言語，站起來也不敢動。賈政道：「你媳婦怎麼樣了？」賈璉又跪下，說：「看來是不中用了。」賈政歎口氣道：「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！況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著，也不知是什麼症候。你們知道不知道？」賈璉也不敢言語。賈政道：「傳出話去，叫人帶了大夫瞧瞧去。」賈璉即忙答應著出來，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。

未知死活，下回分解。